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劉源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三百二十八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五

言語部一

名言

管子

人心

管子道之在者一也

天道至則反人心有餘

則驕

管子一之數一

盛則衰驕則緩怠

今日不為明日忘

貨

管子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一

別而聽

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

管子夫民

雖有湯武之德復合

於市人

益忠損欲

管子曰一之而患少者惟

壯者無怠

老者無偷

管子公曰仲父年長雖寡人衰矣吾願一朝

天之道必以

多賤寡貴散輕聚重

管子夫物一則一

善終者也

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

大器晚成

老子大方無

美不足而御其財物

大器晚成

老子大方無

竭直木先伐

文子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

膏燭以明

自消

文子鳴鐸以聲自

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

必成

晏子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

惡言不出口苟語不留耳

鄧析子一聲而非

急駟馬不及故

早圖

鄧析子不困在  
不窮在早稼

不鏡於水

鏡於人

墨子君子  
水見面之容  
鏡於人則知  
吉凶與凶  
鏡於

利不百不

變法

商子杜摯曰  
器臣聞法古  
無過循禮無  
邪君其圖之  
功不十不易

行賢而

去自賢之行

列子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  
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

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  
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誌之

安往而不愛哉

小言人毒

列子與汝遊者莫汝告也  
彼所  
盡  
也  
注小

言細巧易  
以惑人

成大功者不成小

列子將治大者不治  
細  
度在

身稽在人

列子  
我必愛之人  
惡我  
我必惡之  
人愛我

慎爾言將有和

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列子關尹子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

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

名軋知爭

莊子也

日

者相一也一也者一之器也

蓄人者人必反蓄之

莊子且德

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厚信砭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

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蓄

人

由莊子故忿設無巧言偏辭默

刻核太至不肖之心應之

死不擇音氣息第然於是並生心厲

美成在久

則必有

惡成不及改莊子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

惡成不及改

令勸成殆事

可

慎無為名尸無為謀府莊子

與無為名尸無為謀府

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

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

天損人益

莊子無受一易無受一難

兵莫憚

於志寇莫大於陰陽

莊子一鎔鎔為下一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

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丘山積卑為高江河合水為大

莊子一而一

大人合併而為公

內刑

莊子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一者動與過也

叱其

所不為

莊子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為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一者也

忤於

耳而倒於心

韓非子且至言一非賢聖莫能聽

恃人不如自恃

韓非子此明夫一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

不聽窕言不受窕

貨

韓非子李兌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人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一一

荀難荀察荀傳

荀子君子行不貴——說不貴  
——名不貴——唯其當之為

貴致誠則無他事

荀子君子養心莫善於誠——————————

六生

荀子公生明偏

生閭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感此——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煖於布帛

深於矛戟

荀子故與人善言——————————傷人之言——————————

好度好同好謙

荀子

巧而——必節勇而——必勝知而——必賢

中事中說

荀子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

者廢之夫是之謂——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

安久移質

荀子

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貳所以成績也習俗移志——————————并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

守少守多

荀子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



能無  
狂乎  
官人守數君子養源

荀子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

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源  
狂生

荀子一者不昏時而落狎虎

荀子人賢而不

能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

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

荀子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忌壅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

凡  
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

聖人無兩心

荀子天下無二道

仁心學心公心

荀子以一一說以一一辨

迷者不問路溺

者不問遂亡人好獨

荀子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

詩曰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言博問也

禍生自纖纖

荀子一之所由生也

——也是故流言止於智者荀子流丸止於醜區蓋之

間

荀子言之信者在乎——注區藏物處蓋所以

不流溢也器名區者與丘同義漢書儒林傳唐生褚生

也 不蹶於山而蹶於垤呂氏春秋人之情心欲小志

欲大智欲圓行欲方

淮南子凡人之論——而——能欲多而事

欲 誹譽在俗窮達在時

淮南子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

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

同 行鈞————意取四重去四輕揚子何如斯謂之人曰

家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

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  
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  
輕則招憂行輕則招幸貌輕則招淫存神索至楊子聖人  
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楊子聖人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上見

吉人凶其吉

揚子

凶人吉其凶

姑息敗德

揚子諤言敗俗

慎於君子謹於言

三好三檢三門

揚子天下有

正聖人好已師天下有衆人用家檢賢人用國檢

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由情欲入自禽門由於

禮義入自人門由上士訓德下士訓已楊子

耳乎言不慙行不聖人之言似水火楊子

恥者孔子憚焉註訓順

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天常為筆舌

楊子吾見

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帝王之

勝已

之私

楊子謂克

為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

抱朴子若夫觀財色

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為多矣故

修學務早

抱朴子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

昌潛弊

寢

文中子聖人之道其也其一也

孝立則

忠遂

文中子楊元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子曰

自知者英自

勝者雄

文中子李密問英雄子曰

無辯無爭

文中子賈瓊問何以息謗

子曰——曰何言之大甘其中必苦——國語——諸在中矣

福基

猶國語夫德——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德義之樂

國語悼公

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

——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

側以其善行以其善行惡戒上善人在患弗救不祥

國語

惡戒可謂德義矣

君子自以為不足

國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

人在位弗去亦不祥

惡

曰東方之士孰為瘡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

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

——

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蝸蟻蚤蠆皆能害人

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國語——人之化為蛤雉入於淮為蜃龜鼉魚

——況君相乎——

斃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實弊侍曰臣聞之君子哀  
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  
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  
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猷畝之勤也何日之有  
可高可下國語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嗜其疾味國語

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驟近其小喜國語夫天之所棄必

削株掘根

戰國策一與禍鄰禍乃不存

無數常道

戰國策語曰日中則移月

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也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戰國策

一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

毫毛斧柯

戰國策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

若何一不有德於人不可不忘

戰國策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

趙國趙王自郊迎唐睢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一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勞神苦民史記秦本紀聞繆公賢故使無忌謹受教由余觀秦秦穆公示以宮室

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一時難得而易失史記齊太公世家武

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東就國道宿

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一

就國者也太公聞之陰謀道家所禁史記陳丞相世家

夜衣而行犁明至國陰謀道家所禁史記陳丞相世家

一是之吾世即廢亦已

盛德容貌若愚

史記老子

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

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去子  
之驕氣與多欲泰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 恭

正以靜可以報上

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路為蒲大夫辭  
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

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貌言華至言實

史記商  
君傳

可以比衆————

——也——也苦

為將三世必敗

史記王翦傳王翦  
之孫王離擊趙客

言藥也甘言疾也

曰夫——者——

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

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

擊秦軍果

偏聽獨任

史記鄒陽傳——

倚伏

史記賈生  
傳禍兮福

虜王離

所——福兮禍所——

憂

水激矢激

史記賈生傳——則遠萬物回薄

喜聚門兮吉凶同域

兮振蕩

流逝砥止

史記賈生傳乘——則——今得——則——  
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注徐廣曰砥

相轉



一作坎駟案張晏  
日坻水中小洲也

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史記申公

傳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

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

老對曰者然已招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

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

魯邸議無曲學以阿世史記轅固傳固之徵也薛人公

明堂事孫子務正學以言不敢於養人漢書禮樂志或曰不能

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

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刑則刑筆則筆救時務也

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於殺人

計其功

漢書董仲舒傳夫仁人者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蓋稱

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蓋稱

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五尺之童羞稱五霸

見賢而多財則損

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漢書疏廣傳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

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阻今日飲食費且盡

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

此計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

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

盈餘但教子孫怠墮耳

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

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

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

族人

日慎一日

後漢書光武帝紀戰戰慄慄注太公金匱曰黃帝居人上惴惴若臨

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

滿日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慎一日壽終無殃為

貴當使可賤

後漢書馬援傳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一一一如卿等

欲不可復賤居高

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

後漢書王良傳後以病歸

堅自持勉思鄙言

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

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一一一一

一也遂拒之良慚自後連徵輒

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

稱病詔以元纁聘之遂不應

人後漢書張霸傳一一一一

墻高基下雖得必

失後漢書郭太傳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一一一一後果以議論阿枉

敗名知足常足

魏志王昶傳語曰如不一一則

勿以惡

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蜀志劉先主傳注先主遺詔救後主曰一一一一

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  
惟賢惟  
在前必奉在下則扶志吳

陸遜傳遜謂諸葛恪曰我者吾之一同升一我  
者一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

基明鏡照形古事知今  
吳志吳主五子傳孫奮數越法

所以一王宜深以魯王為戒  
情恕理遣  
晉書衛玠傳玠嘗

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  
衣不經新何緣得故  
晉書桓

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  
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一一一一冲笑

而服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晉書陶侃傳侃在州無事輒

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一惜分陰  
晉書陶  
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侃傳嘗

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豈  
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言

高一世處之愈嘿器重一時體之滋冲

宋書顏延之傳夫內居德本外

夷民譽——

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為人者士之

也耻以身為溪壑

宋書顏延之傳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者屏欲之

謂也恐宜移在此器

齊書蕭穎胄傳上慕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

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晏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

前欲壞酒鎗——

也人笑褚公至今齒冷

齊書樂頤傳弟預官至驃騎錄事隆

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

孝嗣心甚納之

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

梁書王份傳天監初

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高祖嘗於宴席

問羣臣曰朕為有為無份對曰陛下

祖稱善高

今夕止談風月

梁書徐勉傳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曷求詹事五官勉正

色答云可不宜

今使爾識有饑苦

南史宋文

及公事故時人咸服其無私

帝紀宴於武張堂上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

日盱食不至有饑色上戒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

姓艱難

知以節儉期物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

劉穆之傳穆之謂所親曰

垂綸者清

不獲貪餌

南史王彧傳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

故———  
衆皆稱善 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為賢 魏書封軌傳善

偉或曰學士不事脩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  
整其衣冠尊其瞻視———言者慙

退苟有良田何憂晚歲 魏書楊侃傳侃字士業頗愛琴

廷兒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  
其出仕侃曰———但恨無才具耳 衰

至便驕 魏書賈思伯傳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

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 北齊

書張瓊傳有二子長忻次遵業忻普泰中為都督隨爾  
朱世隆以功尚魏平陽公主除駙馬都尉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縣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語親  
識曰———忻位秩太高深為憂慮而忻

豪險放縱遂與公主情好不協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  
尋為武帝所害時稱瓊之先見

泉之水無容悞飲

周書寇偁傳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為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五匹

偁於後知之乃曰

一一得財失行吾所不取遂訪主還之其雅志如此

路旁有公

舊唐書竇羣傳羣嘗謁王叔文叔文命撤榻而進羣揖之曰去年李實伐恩恃貴傾動一

時此時公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已處實形勢又安得不慮一一者乎

事難全遂物

不兩興

唐書李義琰傳宅無正寢弟義璡為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為國相且自媿尚營美宇是速

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璡曰凡仕為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偏下哉答曰不然一一一一既處貴

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

可闕事不可多事

唐書沈傳



師傳嘗擇郎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  
曰始吾出長安誠倫曰————倫如是足矣  
故所益以  
廉靖聞  
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  
唐書李德裕傳嘗謂——

——能簡冗官誠治本也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

唐書孟詵傳居嘗語人曰養性者——

當時傳其當

繁暑坐變清涼

五代史唐臣傳莊宗使人問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  
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  
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  
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  
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  
使———莊宗嘿然  
慮深獲全患生所忽  
五代

史雜傳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馮道嘗戒  
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至井陘之險懼

馬蹶失不敢急於御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遂跌而傷  
凡蹈危者一一而一一居安者一一於一一此人情之  
常也文官不愛錢武臣不惜死

宋史岳飛傳或問天下何時太平曰一一一一

天下平矣儉可助廉恕可成德

宋史范純仁傳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一一

以一一惟一一以一一亭沼如爵位林木似名節

宋史盧革傳子

秉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  
木未就爾秉曰一一一一時來或有之一一非培植  
根株弗成大一一士大夫十二時中莫欺自己

宋史葛邲傳嘗曰一一

一一其實踐如此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元史許衡傳過河陽暘甚道有

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  
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一一一一一一

義勝欲敬勝怠

六韜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

恭而敬

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

愚色

一則昌

欲勝義則亡一則吉怠勝敬則減

六韜驚鳥將擊卑飛歛翼猛獸將

壞非壞不高水非水

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

不流

逸周書非本非標非微非煇

榮華之言後有茅

逸周

書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

殺其牛一凡彼濟者必不急觀彼聖人

必趣時石有玉而傷其

石有玉而傷其山上見好船者溺

山萬民之患在口言

好騎者墮

越絕書夫君子各以所好為禍

吉莫吉於知足苦

莫苦於多欲

黃石公素書先莫先於脩德明莫明於足體物

寒傷心人怨傷國

黃石公素書棄玉取石者盲羊質虎皮者柔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

顛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

崩者下先隳國將衰者人先弊根枯枝朽人困國殘

以仁安人以義正我

董仲舒春秋繁露

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狹廬糟糠

桓寬鹽鐵論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

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

味食味言

劉向說苑湯曰藥食

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

藥嘗乎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

道也故使人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

多使人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

河以委蛇故能

遠山以陵遲故能高

劉向說苑蒲且脩繳鳬雁悲鳴逢

蒙撫弓虎豹晨嘯

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柔戟為善不直

必終其曲為醜

福堂

吳越春秋禍為德根憂為

一激之怒炎於火

三寸之舌芒於劍

黃憲天祿閣外史

是以身危而功不

成夫為利於諸侯哉

寤口之言若羹寤心之言若冰

黃憲天祿閣外史

諫雖不甘君之口其亦寒心哉

不取於人謂之富不

辱於人謂之貴

孔叢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

不取不辱其於

清受塵白受垢

王充論衡以壁搏泥以黑點緇孰有知之

富貴庶矣哉

青蠅所污常在練素處顛

力勝貧慎勝禍王

者危勢豐者虧

顏墜之類常在懸垂

論衡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

一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

四者世之毒

王充論衡

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

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為禍難者常發勇力為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為毒酒難多飲蜂液為蜜蜜難益食勇夫強國勇夫難近好女悅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

止謗莫如脩身

徐幹中論語稱救寒莫如重裘

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

王粲英雄記孟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

縱君不驕我豈無畏

皇甫謐高士傳曾參字子

一邪按亮諸葛亮興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

我

乎終不受

餘地

顏氏家訓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抱之梁每沉溺於川谷者何哉為

其傍無——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

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見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

何必豎籬插棘

劉肅大唐新語呂太一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墻宇

悉豎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春彼吏部銓綜三之司當須簡要清通————省中賞其俊拔

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

既成式酉陽雜俎相傳云釋道欽住徑山

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嘗乞心偈令執爐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

子皆知之欽曰————至

今以為名理予讀梁元帝雜傳云晉惠末洛中沙門耆

域蓋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

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三法行嘗稽首乞言

域升高坐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致誦

百歲不能行嗟乎人皆敬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鬼迴鬼民客話

得道者不知行即是得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

清慎勤

呂本中官箴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

座屏云

忍之一事衆妙之門

呂本中官箴當官處事尤是先

日

務若能清慎勤之外

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

呂本中官箴前

更行一忍何事不辦

輩嘗言

一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之意

落便

宜是得便宜

邵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先生嘗誦希夷先生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

不可再去又曰

宜是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饑

至人嘗有語落便宜



可下飯

范公稱過庭錄王子野待制家舊養學老子曰水先生頗能前知禍福甚敬信之子野正食羅

列珍品甚盛水生適至子野指謂公曰試觀之何物仕可下飯乎生遍視良久曰此皆未可唯

官常以不遇處之

徐度却掃編王侍郎渙之嘗言乘車常以顛隆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

無事矣  
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吃

趙德麟侯鯖錄范堯夫丞

相嘗教子弟云文正公有云

作德日休為善最樂

羅大經鶴

林玉露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

摘經史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毋以一魁寘

胸中

周密齊東野語趙忠定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遊語之

日謹

# 寓言

陰水厥陽冰厚五寸

晏子景公伐魯傳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

一一一一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陰水厥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息吾怨遣其執以明吾德公曰善

白馬非馬

公孫龍子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

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

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為  
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曰馬固有  
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己耳安取白馬故白者  
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  
也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  
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  
以有白馬為非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  
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  
以黃馬為非馬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  
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  
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  
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  
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為馬馬也曰白者不定所  
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  
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  
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惟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

者非有去也故

**指物**

公孫龍子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

曰白馬非馬

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

下而物可謂指乎一也者天下之所無也一也者天下  
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無  
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  
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  
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無  
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  
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且指者天下  
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  
非有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  
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  
指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堅白**

**石**

公孫龍子一一三可乎曰不可曰一可乎曰可曰  
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曰

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曰自有藏也非藏而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曰物白烏不定其所白物堅烏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己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

有若堅而堅藏白固不能自白慈能白石物乎若白者  
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  
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且猶  
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  
見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  
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竈** 關子義渠之人烹——不熟臊穢腥臭中國之民雖  
饑餓三日不啟口至死不食也吳章莊吉受而和之  
病人食之為之體輕萬乘飲之為之解怒故竈鼈至腥  
臊不可加然而病人為之體輕萬乘為之解怒何也吳  
章莊吉之  
**北山愚公河曲智叟** 列子太行王屋二山方  
調存也 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

州之南河陽之北——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  
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  
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  
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雜曰投諸勃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檐者三夫  
即石罍壤箕畚運於勃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  
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笑  
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  
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  
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  
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無窮匱也而山  
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  
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  
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

列子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  
豁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

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  
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  
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  
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

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間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  
有商邱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  
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  
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脩人所不為故學師者先見與  
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  
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  
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  
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罔兩問**

**景**

莊子————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  
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

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然  
**庖丁解牛** 莊子

惡識所以不然注罔兩景外之微陰也

——為文惠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  
之所踦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  
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謩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  
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



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  
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  
卻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良  
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及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  
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  
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及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  
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謦然已  
解如土謗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  
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天

地一指萬物一馬

莊子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  
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

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吹累

莊子從容無為而萬物  
一也

也

也

馬

注若遊塵之自

動  
赤水遺珠象罔得之

莊子黃帝遊於——之北登乎  
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其元

一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一一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

以得冶金踴躍

莊子今大鑄金一一曰我且必為之乎

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

寐蘧然覺

成寐蘧覺

見上

三劍

莊子臣有一一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

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

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

鐔韓魏為缺色以四夸裏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

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

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

以豪傑士為缺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  
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  
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  
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  
日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  
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  
肺此庶人之劍觸蠻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一氏  
無異於鬪雞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一氏時相

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

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國蝸左右角

見黃馬驪牛三

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

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

子有尾犬不熱山出口輪不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

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柶飛鳥之

景未嘗動也鐵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一

白狗黑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

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棘猴**韓非子宋人有請為燕王

以刺之端為母一者必

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棘猴**

以刺之端為母一者必

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

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月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

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

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

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報之治人謂王**藏三牙**呂氏春

**藏三牙**

秋孔穿

日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藏三牙**

秋孔穿

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一一公孫

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

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

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

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

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

孫龍曰公無與孔穿**海大魚**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客

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

辯按孔叢作藏三耳

**海大魚**

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客

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蓋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為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土

偶桃梗

戰國策臣來過於淄上有——人與——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梃子以為

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

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

見鳥六雙可得囊載

戰國

策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麒麟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麒麟

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而————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鳬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鮮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鷹擊剋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碧新繳射噉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宮夕發涓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秦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抵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

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  
寶弓啓新繳涉郢塞而待秦之俸也山東河內可得而  
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  
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  
魏岳頭中國處既行便勢有地利奮翼鼓一發再發之  
抵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樂

上秦為大鳥

見蚌鷸

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  
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一方

出曝而一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

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

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

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

之也惠王得全全昌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見三  
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

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

一一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無離前淳于

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  
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  
也然而不能傅合疎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  
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  
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  
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  
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  
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  
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狶膏棘軸不能運方穿弓  
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膠昔幹不能傅合疎罅

見上

狐裘不可補以黃狗之皮

見上

大車不較不能載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五音

見上

兩黃

鵠

漢書

翟方進傳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謡  
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



誰云者——注師古

翰林主人子墨客卿

漢書楊雄傳雄從至

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

莫傾人梁棟

故藉

——呂為

——為——以風

莫

傾人梁棟

晉書陸玩傳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諸柱梁之間呪曰當今

乏材以爾為柱石——

丁剛不可屈

晉書苻堅載記

——邪玩笑曰戢卿良箴

堅饗羣臣於前

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至——以——且曲下者不

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

麝本多忌沈實易和

宋書范曄傳曄

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日——過分必害

——盈斤無傷零霍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蘓合安息鬱金栴多和羅之屬竝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

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庸本多忌比庾納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蘓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狂泉**宋書袁粲傳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自比也**狂泉**中一水號曰一一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懼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反謂不狂為狂上見此中唯宜飲酒齊書謝淪傳淪口曰一一一一一混沌書眉南史齊江夏王鋒傳江祐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惟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

聞嘆曰江祜遂復為

枯魚蚤蝨

南史卞彬傳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

壹窮鳥為賦以喻意後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

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蝸蟲蝦蟇等賦皆大有指

斥又為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

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狠謂呂

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

其險詣如此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

僕也又云蚪斗唯唯羣浮閭水唯朝繼夕北風甚勁金

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北風甚勁史

施宜生傳正隆四年冬為宋國正旦使宜生自以得罪

北走耻見宋人力辭不許宋命張燾館之都亭因問以

首邱風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為度語曰今日

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宋始警其副使

耶律闢離刺使還

筆來見日飲天酒五斗

以聞坐是烹死

有人長二千里兩腳中間相去千里  
腹圍一千六百里但一一一一一一背上小處無羽一

萬九千里

東方朔神異記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圍如削下有回

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

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

銅柱其高入天圓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

有碌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西覆西王以智為愚

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

劉向說苑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

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

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

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牝牛生子而大賣之而

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

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

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者

### 陽橋

劉向說苑安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

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馬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矣安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

### 白龍化魚

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下

清冷之淵——為——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

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  
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  
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

**齒亡舌存**

劉向說苑常樞

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  
子者乎常樞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樞曰過故鄉而  
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  
耶常樞曰嘻是已常樞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  
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樞曰嘻是已張其口而  
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  
樞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  
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樞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  
矣無以復

**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劉向說苑梟逢

語子哉

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  
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

蜉蝣戴盆

焦氏易林

堂螳螂黃雀

吳越春秋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

太宰詬倭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以諷諫激於  
王清旦懷九持彈從後園而來水袷履濡王怪而問之  
曰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  
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撫撓  
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  
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盈綠林  
徘徊枝陰蹢躅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  
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蹭蹬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  
心志在黃雀不知空瑄其旁闇忽瑄中瑄  
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  
穀必凋於歲  
寒黃憲天祿閣外史今有穀生於千仞之間其葉如雲  
其幹如虹蔭於春夏不知秋冬沐之以芳雨暢之以  
薰風受天澤之寵而根蒙葺乎一壑其青松朱桂之樹  
不得雨露而槁悴者三匝下有萬草凋零在陰其孤蘭

與衆英皆不得被乎陽春有牧者頓足於北陵之陂而  
盼之欲繫則無脩繩欲伐則無斧斤使山之草木離披  
偃蹇垂榮而待於幽焦萌而聽於穀當是之時臣不知  
牧者之何所解也晉王曰是也

一一一一一奈春夏

何意者其伐之乎牧者無斧柯請於樵蕪

東方有兔小首兀尾

張讀宣室志太和中有柳

光者嘗南遊因行山道會日晚誤入山崦中松徑盤曲  
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噴室有桐榻若人  
居者前對霞翠固非人境光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  
於地光即啟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激舉  
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卮而已醉甚遂偃於榻及曉方寤  
因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於神祠曰武  
之在卯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屨深深然高高然  
人不吾知人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熠熠其光  
和其始一一一一一經過吾道來至吾里飲吾  
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與乎其義人誰以辯其



東平子光闕而異之遂行出徑約數十步回望其室盡  
無見矣光完之不得友人呂生者視而解之未幾告曰  
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  
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  
之二年其歲己卯武之在卯其義見矣蓋武德二年也  
堯王者謂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棄其  
寢我去其宸者言其去蓋絕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  
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  
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也且唐氏之初今  
果二百餘矣焰焰其光和和其始者焰焰其光謂歲在  
丁未也焰者火豈非南方丙丁之謂乎未亦火之位也  
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和其始蓋元年也東方  
有兔小首兀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兔者卯  
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也經吾道來吾  
里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寢言君之止也  
刻乎其壁與乎其義誰人以辯其東平子謂其義與而  
獨吾能辯之東平吾之色也蓋又信矣如是而辯果得

道者之  
遺記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九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六

言語部二

比喻

尊天貴風雨

管子萬物一一而一一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

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

天而貴風雨矣

平原之澤奚有於高山之隈奚有於深

管子大失

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為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一一一一一高行在身雖有

小過不為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祈羊沈玉

有小隈不以為深故曰

管子山高而不崩則

至懷繩與准鉤

矣淵深而不涸則

撥以為正准壞險以為平鉤入枉而出直此言聖

君賢佐之制舉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

風雨

無鄉而怨怒不及

管子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

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

大小强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蛟龍

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

得水而神可立

管子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

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

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

虎豹託幽而威可載

管子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山廣

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

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  
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  
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迹求履憲管子猶一一之

迹者履之所出憲法也擬

蜚蓬之問不在所賓

管子無儀法程

迹而求履法履法可得也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  
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一一一一一一

燕雀之集道行不顧

管子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有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

物燕雀物之小者也故

堂上百里堂下千里門廷萬里

管子一一遠於一一一一遠於一一一一遠於一一今

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

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

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

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  
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

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

聲美

管子一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故君子繩繩乎慎其

所鳥飛准繩

管子一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

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  
名繩焉以為鳥起於北意南而至於南起於南意北而  
至於北苟大意得  
不以小缺為傷  
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見一樹百獲

管子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百年之  
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獲者穀也一樹十獲者木也  
人者  
立朝夕於運均之上  
管子不明於則而欲出號  
令猶

擔竿而欲  
定其末

朝揉輪而夕乘車

管子不明於化而欲變俗  
易教猶

鼎足

管子召忽曰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一

仲鮒

左書右息

管子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一

動倒行逆

百馬伐驥

管子驥之材而百

澤下尺生上尺

施之譬

管子如天雨然

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思下流人

則苗從下生上引

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思下流人

唯陶所為恣治

心上

使水逆流

管子不明於決塞而欲

唯陶所為恣治

所鑄

管子猶埴之在埏也

水平雲平

管子

而不流無源則邀竭

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邀已

毋代馬走毋代鳥飛

管子

一一使盡其力

一一使弊

風與波

管子能若夫

其羽翼毋先物動

以觀其則

欲登春臺

老子衆人熙熙如

飄風驟雨

老子不終日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老子

長注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也則不可以久立

身行道也自以為貴而跨

琅琅如玉珞珞如石

老子不

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為人所貴如石為人所賤當處

其中合抱之木生於豪末

老子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

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見千里之行始

於足下

見操煙之徒

晏子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新今君之左右皆



而君星之昭昭不若月之皚皚晏子小事之成

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社鼠晏子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

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

者以社故也夫國亦公狗之猛晏子人有酤酒者為器有焉人主左右是也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

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

有猛狗用美哉水乎清清堅哉石乎落落晏子景公問事者是也晏子廉政而

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其濁不無雩途其清無不洒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

邀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為久是以邀亡也鹿

生於野命懸於厨

晏子  
一一  
嬰命有繫矣

臨難而遽鑄兵

噓而遽掘井

晏子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  
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

譬之猶

雖速亦無及已

秋蓬

晏子輔拂無一人諂諛  
我者甚衆譬之猶一一

也孤其根而美枝葉

懸牛首賣馬肉

晏子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

秋風一至根且拔矣

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

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

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

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一一於門而一

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不朋則外莫敢

假以指喻

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子華子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

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一一也言之致

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譌則知者正之譌甚而淆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爐鼓神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闕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羣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

曲言上見拯溺錘石救火投薪

鄧析子令煩則

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一一之以一一之以一一之以一一之以

鄧析子責

疲者以舉千鈞責兀者以及走馬驅逸足於避求援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一一而一一

抱薪加

火爍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

鄧析子謀莫難於必聽事莫難於必成

必合於數聽必合於情故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必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之術也 染蒼則蒼染黃則黃

墨子曰墨子言見染絲者而嘆曰一一於一一於一一

一 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己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魚水不務陸將何及

子墨

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而

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  
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  
亡我朝從之詩曰————乎是以三主之  
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  
擊智伯**歐驥**墨子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  
大敗之**歐驥**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太行駕驥與羊  
我將誰**歐**耕柱子曰將——也子墨子曰何故**歐驥**  
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童**

**子為馬**

墨子大國之攻小國譬猶——之——也童子  
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

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  
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  
子之為**文軒敝輦梁肉糟糠錦繡裋褐**墨子子墨子見  
馬也**文軒敝輦梁肉糟糠錦繡裋褐**王曰今有人於  
此舍其丈軒鄰有敝輦而欲竊之舍其丈繡鄰有裋褐  
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

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  
百里此猶一一之與一一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  
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兔狐狸者也  
此猶一一之與一一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楠豫章宋無  
長木此猶一一之與一一也臣以三  
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  
**分定**  
尹文子彭蒙  
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難豕  
滿市莫有志者一一故也  
**飛蓬乘風**  
商子今夫一一遇  
勢也  
**投策分馬**  
慎子夫投鈞以分財一一以一一非鈞  
惡者不知所以惡  
策為均也  
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  
慎子不聽不  
此所以塞願望也  
明不能王不  
瞽不聾不能公一一  
**醉者神全**  
列子夫醉者之墜於車  
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  
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  
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造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

而猶若是而况

堯牽舜董

列子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為羣使五尺童子荷董而隨

得全於天乎

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一一

爭魚者濡爭獸者趨

羊一荷一而隨之則不能前矣

列子一一非樂之也岐路之中又有岐

列子楊子之隣人亡羊既率其黨又

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

日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日一一

一一一一馬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

白往黑歸列

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

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欲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

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一

爝火

莊子日月出矣而一

而一一而一豈能無怪哉

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

樂出虛蒸成茵

莊子喜怒哀樂慮歎變熱

濯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莊子夫  
隨其成

莊子夫  
隨其成

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

莊子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

莊子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

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

桂伐漆割上見鑑於止水莊子人莫鑑於

桂伐漆割上見鑑於止水莊子人莫鑑於

莊子夫

謂之固矣然而夜

上見續鳧斷鶴莊子

上見續鳧斷鶴莊子

莊子臧與

穀二人相



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篋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肱

篋探囊發匱

莊子將為一一一一一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膝固局鐫此世俗之所謂知也

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惟恐緘膝局鐫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播

糠迷目蚊虻嗜膚

莊子老聃曰夫一一一一則通昔不寐矣方易位矣一一一一則通昔不寐矣

大澤畧空大倉稊米

莊子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畧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

海內不似稊米

仁義先王之蘧廬

莊子一一一一也止可以一宿而

之在大倉乎

不可久處推舟於陸

莊子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

觀而多責推舟於陸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今古非水陸與周

魯非舟車與今蘧行周於魯是猶一一一一也祖梨橘

柚味相反而皆可口

莊子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一一一邪其一一一

一於褚小懷大綆短汲深

莊子一一一者不可以一一一者不可以一一一夫若是者

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

求馬唐肆

莊子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

是一一於一一也

去其害馬者

莊子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

其害馬者注唐肆非停馬處

椎拍輓斷

莊子一一一與物宛轉注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泯合

無

而已矣

嬰逆鱗

韓非子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

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飛必冲天鳴必驚人

韓非子楚莊王莅政

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名

王曰三年不翅將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雖無鳴——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

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越人不疑羿慈母逃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

弱子

韓非子羿執執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

不可必則——

一葉之行

韓非子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

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

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

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三人成

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也

虎韓非子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

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言而——今邯鄲之

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

楚人鬻珠秦伯嫁

女

韓非子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

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塵飯塗羹

韓非子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戢然至日晚必歸饌者————

可以戲而不可食也

守株

韓非子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冀復

得兔兔不可復得  
而身為宋國笑

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

韓非子夫

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

磐石千里不可謂

富象人百萬不可為強

韓非子

石非不大數

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  
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

玉卮無當

韓非子堂谿  
公見昭侯曰

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器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

君曰以瓦器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  
其無當邪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

語譬猶一一之一一之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

恐夢言泄

登高而招順風而呼

荀子長也而見者遠一一臂非加

於妻妾

一聲非加疾

所漸者然

荀子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  
也而聞者彰滂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

不美也

也挈裘領

荀子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一一一詘五指而頓之

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譬之猶以

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殮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指

測河戈舂黍錐殮壺厭源開瀆

荀子其一江河可竭

六驥

不致

荀子一進一退一左一右一一一

曲得所謂

荀子府然若渠堰際括之於己也一一一

一焉然而

度已以繩接人用拙

荀子故君子之一一則一一度已

不折傷

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拙

恬天

荀子是猶伏而一一

故能寬容因求其成天下之大事矣

救經而引

霜雪將將

荀子詩云如一一之

覺跌千里

荀子

其足也

楊朱哭衢途曰此夫過舉頤

川淵深山林茂

荀子一一而魚鼈

步而一一一者夫哀哭之

歸之———  
而禽獸歸之  
郊草不瞻曠芸  
荀子堂上不糞則  
塽塗塞

江海焦僥戴太山  
荀子譬之是猶以——而——也

頃墨以為明  
荀子詩曰——而——下險也  
欲南無多惡北

無寡  
荀子假之有人而——而——豈謂夫

往南而惡往北也  
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

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  
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

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  
眸而見之荀子今夫亡箴者終

因肯捨南而走北乎  
之非目益明也——見大水必觀荀子孔子觀於東

孔子曰君子之所以——焉者是何孔子曰夫  
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

其理似義其光泐乎不泐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供  
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  
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潔似善  
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及

其得也必以餌故

荀子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為淺

而崛其中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

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耻辱亦無由至矣

弓調馬服

荀子良馬士信慤而後求勁焉而後求知能焉

不長一類

不私一物

呂氏春秋陰陽之和

取之衆白

呂氏春秋天下

無粹白之狐而有粹

石不奪堅丹不奪赤

呂氏春秋可破也而

白之裘

可磨也而可堅與赤性之

竭澤焚藪

有也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



呂氏春秋雍季曰——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

——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

將無復非

契舟求劍 呂氏春秋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

長術也 舟中墜於水遽——其——曰是吾劍

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 有居車無去

已行矣而劍不行——若此不亦惑乎

車 呂氏春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

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

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兔伋而狗則不為

——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

兔 呂氏春秋非狗則不得 射魚指天 呂氏春秋非其人

兔——而欲有功譬之若

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而 絕江託船致遠

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苦困而况俗主乎

託驥 呂氏春秋——者——於——賢 塞上馬 淮南子近——

——者——於——霸王者託於賢 淮南子近——之人有善

術者——無故亡而入邊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

福乎居數月其馬將邊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

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

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為福乎居一年人大入塞

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禮樂為鉤仁義為餌

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淮南子是故以道為竿以德為綸——膠漆

——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

相賊冰炭相息淮南子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

愛於冰炭——也百

舌之聲不脂之戶淮南子有多言者猶——人

有少言者猶——注不脂之戶

難開唯止能止衆止淮南子矢之發無能貫待其

開也——而能有穿——狸變

則豹豹變則虎揚子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

文蔚也辯人狸別其文萃也——

龍蟠蛇肆

揚子——於泥——其——矣  
哉蛇哉惡觀龍之志也與

六翮傳尸

鳩

揚子鷦明冲天不在——其累矣夫

貂狐燠

揚子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

日舉世寒

剛則顛柔則坯

揚子甄陶天下者其在

方

斧方刀

揚子始皇——將相——肉

鳳鳴驚翰

揚子孔子讀而儀秦行何

如也曰甚矣

航不漿衝不齊

揚子或問——有諸曰有之或曰大

器固不周於小乎曰斯械也君子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

不械注樓航不挹漿衝車不載齊

揚子——其至矣

蜉蝣校巨鰲白芨料

乎螭虎桓桓鷹隼穢穢未至也

大椿

抱朴子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為有所不見為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

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豈所能及哉以指測海指極而云

水盡見金舟玉馬抱朴子不能凌陽侯之禽魚結

侶冰炭同器抱朴子欲其久合安可得乎枯楊瑚簋抱朴

子比之材也則結根於蒿岱者雖竦蓋千仞垂陰萬畝而莫之知也插株於途要者雖鈎曲戾細而速朽而猶

見用也故廟堂有一之一瓊艘瑤楫金弧玉絃抱朴

窮谷多不伐之梓豫也牛緣木馬逐鳥抱朴子及責如

無涉川之用仙是使一也投魚於淵寘猿於木文中子楊素謂子曰

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以

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佩鐙如皆

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

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流為川塞為淵升則雲施則雨

潛則潤文中子太原府君曰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一之斯一為

之斯一為一何往不利也厚棟任重國語不一其不

棟莫醉怒醒喜國語一而一印浦國語夫教者因體

若川然有原以一個負矢百羣皆奔國語夫吳民離矣

獸然王其無方收也農夫作耦國語昔吾先王體德

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自踰短垣國語今君掩

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連雞戰國策諸侯不可一

於棲亦明矣兩虎相鬪鴛犬受敝戰國策頃襄王二十年秦

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為秦

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遊學博聞

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

聞大王欲伐楚此猶一一一一而其不如善

之之繆牽長戰國策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

日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

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日子一一一故繆牽於事萬分

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

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繆牽長也

指大於

臂臂大於股戰國策臣未嘗聞一一一

若有此則病必甚矣

輿瓢戰國策百

人——而趨不如一人持而  
走疾百人誠興飄飄必裂  
懷寶夜行戰國策臣聞

——任大功者  
騏驥之衰孟賁之倦戰國策——也

也女子  
百獸畏虎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

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  
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

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  
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畏己而

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  
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

猶——之積羽沉舟戰國策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

金故願大王至楚北行戰國策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

之熟計之也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

去徃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  
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  
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  
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  
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  
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  
一一而也井中求火戰國策夫攻形不如越攻心不如吳  
一一也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

竊以為猶之一一

而謂

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蝨

史記項羽

曰我將為爾一一也

紀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

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衣

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

繡夜行

史記項羽紀富貴不歸故鄉如一一  
誰知之者按漢書作衣錦

高屋建瓴

史記



漢高祖紀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之上——水也

# 目論

史記越世家齊使者曰幸也越

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

啜

汁

史記魏世家彼勸太子戰攻欲——者衆也

# 照千里

史記

田敬仲完世家梁王曰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

王曰寡人所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敗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

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敗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千

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豈特十二乘哉

# 奉漏甕沃焦釜

史記

田敬仲完世家周子曰趙之於齊楚杆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

務宜若也鳥能擇木

史記孔子世家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

退而命載而行曰

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

史記齊悼

木豈能擇鳥乎

惠王世家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  
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  
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  
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縱指示  
史記蕭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  
家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鄼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  
臣等身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  
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  
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  
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  
獵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

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  
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  
莫敢言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史記三王世家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教化使之然也  
**莫邪鈍鉛刀銛**  
史記賈生傳  
**章甫**

**薦屨**  
史記賈生傳  
**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史記賈生傳

地為爐  
今造化為工  
**竈上騷除**  
史記李斯傳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

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  
**跖犬吠堯**  
史記淮陰侯傳

堯非不仁狗  
**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  
史記韓王信傳僕之思歸

固吠非其主  
**如**  
勢不可耳  
**楹舂拊背**  
史記劉敬傳夫與人鬪不其

飲定四庫全書  
御定四庫全書  
十七

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效轅下駒史記其

故地此亦極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

武安侯傳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死灰復然史記

武安長短今日廷論乃局趣

韓長孺傳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穿魯縞漂鴻毛史記

韓長孺傳強弩之極矢不能一不食馬肝史記儒林傳

食肉一衡風之末力不能一破觚斲雕史記酷吏傳

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為國一奔蹠漢書武帝紀馬或一而致千里士或

而為樸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蹠

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注師古曰奔泛駕上踐薄冰以

蹠者乘之則奔立則蹠人也泛覆也

待白日漢書宣帝紀或擅典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

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一豈不

殆更張

漢書禮樂志辟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

乃可阪上走丸

漢書蒯通傳為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則邊

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一一一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按數語

見史記張耳陳餘傳無走丸之喻

束緼乞火

漢書蒯通傳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

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緼請

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一一一非

還婦之道也然物抱火厝薪

漢書賈誼傳夫一一一之積一之下而寢其上火未

有相感事有適可

芒刃斤斧

漢書賈誼傳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一一不顧者

飲定四車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六

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

聖人有金城

漢書賈誼傳故父兄之臣誠死

至於醜解之間非一即一

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

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一一一一者此物此志

也黑子著面

漢書賈誼傳陛下所以為蕃杆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

與強敵為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厘如

一一之一一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注師

古曰黑子今

虎翼

漢書賈誼傳子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

所謂鷹子也

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

鼠不容穴銜窠數

漢書楊敞傳憚上書

謂假賊兵為一一者也

訟延壽郎中邱常謂憚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

憚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

謂一一一一者也鐵炭伍仰

漢書李尋傳政治威陰陽猶一一一一見效可信者也土

美養禾

漢書李尋傳一之者善君之明者善養士

有狐白之裘而反衣

之

漢書匡衡傳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一一

乘雁集不為多雙

鳬飛不為少

漢書楊雄傳譬若江湖之雀勃鮮之鳥一一

失

一狼走千羊

漢書西域傳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一一

口中蚤蝨

漢書王莽傳以新室之威

駑馬鉛刀不可強扶

後漢書隗囂傳

而吞胡虜無異

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

緩其銜轡

後漢書鮑永傳永以吏人瘡傷之後迺

但一一注銜轡喻

物微志信

後漢書襄楷傳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

一一注銜轡喻

法律以控御人也

一一注銜轡喻

人有賤而言忠

鳬藻

後漢書杜詩傳陛下起兵十有三

飲定四車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十九

睦歡悅如鳬之  
戲於水藻也  
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沅布以

灰  
後漢書王符傳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  
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

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  
須幅以成

度  
後漢書孝明八王傳論人情須節以  
水薤  
後漢書龐

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侯之棠不與言但以

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

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者

欲吾清也拔大本一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

開門恤孤也於雞肋  
後漢書楊脩傳操自平漢中欲因

是嘆息而還  
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

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一而已外

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



惜公歸計決矣

鑿墉之址以益其高

後漢書皇甫規傳夫德不稱祿猶

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

塵加嵩岱霧集淮海

後漢書楊倫傳夫聖王所以聽僮夫

匹婦之言者猶

雖未有益不為損也窮鳥

後漢書趙壹傳有一戢翼原野畢網

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石羿子穀

左飛九激矢交集於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

拙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

濟我南今振我西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

告天天乎祚賢永年

臣每即禽虎亦即臣

後漢書野王二老傳初光

且公且侯子子孫孫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

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光武問曰禽何

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

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

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成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成於郊鄴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磨蕭斧

伐朝菌

蜀志郤正傳注雍門周為孟嘗君曰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

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一一而一驅羊拾芥晉書懷

一一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駢羊拾芥駢紀論

擾天下如一一羣一一生繁華於枯莢育豐肌於朽骨晉書

舉二都如一一遺一一紀司空廣武侯并州刺史劉琨等勸進表願陛下存舜

禹至公之情狹由巢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

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慰宗廟乃顧之懷

下釋普天傾首之勤則所謂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神人獲喬柯茂葉南金北銑晉書職官志泰始盡

安無不幸甚喬柯茂葉南金北銑於太康一一一一一

一一神人獲喬柯茂葉南金北銑於太康一一一一一

居斯位自太興訖於建元

冰炭不言冷熱自明

晉書王沉傳堯舜周

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

蜂蠆作於

懷袖

晉書劉毅傳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

魚

懸由於甘餌

晉書段灼傳臣聞勇夫死於重報

蘭怨桂親

晉書陸機

傳唐太宗制是知蘭植中途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而豈途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

常山之蛇首尾相衛

晉書溫嶠傳嶠重與侃書曰僕與仁公當

如

騎猛獸安可中下哉

晉書溫嶠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

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

晉書顧悅

之傳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

芝蘭玉樹

晉書謝元傳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常戒約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

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元答

采菽中原勤者

日譬如欲使其生於庭階耳

功多

晉書涼武昭王傳經史道德

窮猿投林豈暇擇木

晉書李充傳征北將軍褚裒又引為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許之為縣試問之充曰

乃除裒之材不為藩落

晉書褚裒傳祖詔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為縣吏事有

不合令欲鞭之詔曰物各有所施

得薪保耀

合以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

晉書

孫登傳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

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所以——其——用才在

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千斤大牛不若羸牸**

晉書桓溫

傳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

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

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

——————歌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會——————

——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

**快犢破車**

晉書石季龍載記性殘忍好馳獵游

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

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王將

殺之王曰——牛為——子時多能————汝當小恐之

**黃犬**

**之皮恐當終補狐裘**

晉書慕容超載記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為征

南都督徐克楊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

三司尚書令封孚為太尉魏仲為司空潘聰為左光祿

大夫封嵩為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  
為青州牧段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  
屯騎校尉內叅政事封孚言於起曰臣聞五大不在邊  
五細不在庑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  
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  
內輔臣竊未安起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  
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乎說竟不行鍾  
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也  
五樓聞之嫌隙漸違

火含煙而妨火桂懷蠹而殘桂

宋書顏延之傳欲者性之

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為害則燠心智耗真情傷人和犯  
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

饑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為落毛

齊書王僧虔傳

高平檀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為征北板行參軍訴僧虔  
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五常之始文武為先文則經緯

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  
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康軀奉國而致子姪餓死草  
壤去冬今春頻荷二赦既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  
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鰓九  
流繩平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為日已久——  
起所爭今春蒙赦南昌縣為史偃所奪二子勲蔭人才  
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身雖孤微百世  
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姪為江夏王妃檀  
珪同堂姑為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  
嬪長沙景王尚書伯為江州檀珪祖亦為江州尚書從  
兄出身為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為中軍參軍僕於  
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  
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  
世粉骨衛主殊勲異績已不  
能甄常階舊途復見侵抑

曝鰓見蟬腹龜腸見屈曲

從俗能蔽風露

齊書王秀之傳秀之宗人僧祐太尉從祖兄也父遠光祿勳宋世為之語曰王

遠如屏風——

王遠如屏風

上見

墜茵落溷

梁書范縝傳  
初縝在齊世

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一於一席之上自有闌籬牆一於一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如花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

同發一枝俱開一蒂

上見

未聞刀沒而利存

梁書范縝傳  
神之於質猶

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無刀舍刀無利

豈容形亡而神在

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

上見

磨磨可駢何異驥



駱梁書阮孝緒傳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

孝緒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

以夫

蓄魚於樹棲鳥於泉

南史吳慶之傳王琨為吳興太守欲召為功曹答曰

走素無人世情直以名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御  
若欲見吏則是

人如馬

魏書神武帝紀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為神武更

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剪之神武乃  
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踣齧已而起曰惡亦此  
矣榮遂生神武於牀下屏左  
堅木利器  
魏書甄琛傳凡

右而訪時事按榮爾朱榮

堅木利器

使人攻堅木者

必為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非貞剛精銳無

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

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鉛

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  
玉石駑驥  
周書蘇綽

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

十步之內必有芳

草

隋書煬帝紀方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四海之中豈無奇秀

水間牆

隋書

元諧傳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代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高祖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祖為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一堵——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迥作亂遣兵

寇小鄉令諧擊破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間牆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

十羊九牧

隋書

楊尚希傳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

無二動動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琴  
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閒并小為大國  
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飛鳥過故鄉猶躑躅徘徊  
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

舊唐書太宗紀上於武成殿賜宴因從容謂侍臣曰朕  
少在太原喜羣聚博戲暑往寒逝將三十年矣時會中  
有舊識上者相與道舊以為笑樂因謂之曰他人之言  
或有面諛公等朕之故人實以告朕即日政教於百姓  
何如人間得無疾苦邪皆奏即日四海太平百姓歡樂  
陛下力也臣等餘年日惜一日但眷戀聖化不知疾苦  
固請過并州上謂曰——況朕於  
太原起義遂定天下復少小遊觀誠所不忘岱禮若畢  
或冀與公等相見北叟失馬舊唐書蕭瑀傳太宗嘗從  
於是賜物各有差容謂房玄齡曰蕭瑀大業  
之日進諫隋主出為河池郡守應遭割心之禍翻  
見太平之日——事亦難常瑀頓首拜謝

壅以

黑墳暖以春日

舊唐書岑文本傳上封事曰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

本未固雖一之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

一脯腊膜胰以供

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疴疾

舊唐書元行冲傳行冲性不阿順多進規誠嘗謂仁傑曰

下之事上亦猶蓄聚以自資也譬貴家聚積則

旨味者多願以小人備一藥物仁傑笑而謂人曰一摘

此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按仁傑狄仁傑

使瓜好再摘令瓜稀

舊唐書承天皇帝俊傳賢每日憂惕知必不保全與二弟同侍於父

母之側無由敢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

聞之省悟即生哀愍辭云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

蔓歸而太子賢終為天后所逐死於黔中

蝸蚓之餌

垂海而望吞舟之魚

唐書選舉志李栖筠曰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大是猶以

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

自比於金

唐書魏徵

傳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邪善冶鍛而為器人乃寶之朕方

馬卿雖疾未及鑽皮出羽洗垢索瘢

唐書魏徵傳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

衰庸得便爾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

懲沸羹者吹冷

鑿傷弓之鳥驚曲木

唐書傅奕傳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

上言陛下撥亂反正而官民律令一用隋舊且

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薦圭璧

於房闥

唐書陳子昂傳贊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

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訕侮不用可謂

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於言其聾瞽與

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

唐書朱敬則傳臣聞

極溺不規行療饑不昂食即向時秘策今之芻狗也臣

猶鹿也羅織吏如獵者

唐書魏元忠傳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邪對曰

羹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

縱秋氣之移奪終

感恩於篋中

唐書張九齡傳九齡既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

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

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

罷政事而用仙客

猶髮有梳

唐書吳兢傳明皇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兢慮帝果而

不及精乃上疏曰夫帝王之德莫甚於納諫故曰木

方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

一一之一

若棋局圓若棋子

唐書李泌傳禁中有員倣者九歲升堂詞辯注射生人皆屈帝異之曰半

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倣跪奏臣舅子李

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

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

曰一一一一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

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

不可復

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合如此葉

唐書李泌傳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

日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

一街玉賈石

唐書柳渾傳李希烈據淮蔡闕

矣由是不赦

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一而一者也往必見擒何賊之攘既而果為賊縛

兔葵燕麥

動搖春風

唐書劉禹錫傳由和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復作游元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

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

烏鳶遭

害仁鳥逝

唐書楊虞卿傳穆宗立逸游荒恣虞卿上疏曰一一一一一誹謗不誅良臣進倒

植浮圖

宋史兵志熙寧初嘗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絳等曰漢唐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守備而

已故邊無橫費強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後有事四夷

權臣皆節制一方重兵在西北天寶之亂由京師空虛

賊臣得以肆志也帝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邊兵如水

過於昔時其勢如一一一一朕亦每以此為急也如水

在器方圓不常

宋史王化基傳蓋中人之性一一之孫顧用之者何如耳



臚用兵扁鵲醫疾

宋史畢士安傳曾孫仲游為文切於事理而有根柢蘊軼在館閣頗有言

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天下論  
君之文如一一之一一之一一固所指名者矣雖

無是非之言猶有是一蛇二首元史姚天福傳侍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統

天福言於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王道  
——不能寸進今臺網不張有一蛇二首之患

如龍首

六韜夫一者之一一高居而逐獸分肉  
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

取天下者若一野一而天下皆有一一之心  
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  
濟則同利

見上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  
逸周書助余體民無小不敬

——  
絲絲蔓蔓豪末斧柯

逸周書 不絕 若  
何 不攝 將成 冬陽

夏陰不召自來

逸周書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一日之日之日之日

一而民一

狐雉之戲

越絕書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絕其命又聽其言此

此謂歸德

狐

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諫者反親今

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尚以詐相就而況於人乎也

興利猶草除害若海

董仲舒春秋繁露故聖人之為天下

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為天下也壬人敗

川瀆之瀉於

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

壬人敗

歲

董仲舒春秋繁露肢體移易其處謂

水常漸魚

董仲舒春

之

寒暑移易其處謂之

秋繁露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

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

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

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  
相殺饒也故人氣調和而天地之化美殺於惡而味敗  
此易之反裘負薪愛其毛不知皮盡桓寬鹽鐵論且利

物也  
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  
於愚人一一而一一其一一也  
馬効千

里不必塞代桓寬鹽鐵論故一一一一  
代馬依北風

飛鳥翔故巢桓寬鹽鐵論文學曰樹木數徙則殘蟲獸

不哀其生由此觀之民非利  
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  
潦歲盡桓寬鹽鐵論昔李

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以制海內功侔  
伊望名巨泰山而包邱子不免於甕牖蒿蘆如一一之

一口非不衆也然  
辛死於溝壑而已  
虎兕相據螻蟻得志桓寬鹽鐵論文  
學曰地廣而不

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江海流蒿火怒

桓寬鹽鐵論夫禮讓為國者若——彌久不腹耗背

毛劉向新序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嘆曰嗟乎安得賢

於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

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

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

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

恃者六翮耳夫——上之——增去一把飛不為

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

而不江海長為百川主——劉向說苑夫——無不受故——

應焉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浸水天雨——劉向說苑李康

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子謂子游曰仁

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一一之與一一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樹蒺藜**

劉向說苑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

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一一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母已樹而擇之按簡子

**順針縷者成帷幕**

劉向說苑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

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大樽**劉向說苑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受也**大樽**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嚭曰子不知何

以事之對曰唯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

而子獨不酌焉**飲江海**劉向說苑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不識誰之罪也**飲江海**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

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美惡自服輕重自**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得

劉向說苑鏡以精明——衡下無私——響不

辭聲鑑不辭形

劉向說苑曾子曰——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

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聚沙而雨

劉向說苑仲尼曰非其地

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勿聽也得其

燕雀處屋

人如——之非其人如聚顰而鼓之

孔叢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

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日縱其勝趙於吾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

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樂也自以為安

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然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教

羊牧兔使魚捕鼠

焦氏易林

任非其人費日無功

虎卑勢狸

卑身

吳越春秋夫

求所取也難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

夏鑪炙濕冬扇翬火

王充論衡

轉能不可易也

氣猶粟米形猶囊

王充論衡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

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為壽

也增減其壽當亦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

魚之於淵蟣虱之於人

王充論衡人生於天地也猶因氣而生

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

王良登車馬無罷駑

王充論衡

良馴馬之心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

不酤飴蜜未為知味

王充論衡



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為深多也豈徒師門見馬見高學之生哉甘酒醴

牛王充論衡人病見鬼猶伯樂之

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吠形吠聲王符潛夫論諺曰一犬

論民蒙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夫民也猶良工為

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麴豉盡美而多量其愚拙工則一蔭之麴豉皆臭敗而棄損今六合亦猶一蔭也黔

首之屬猶鵠鳥欺孺子徐幹中論夫俗士之牽達人也豆麥也猶鵠鳥欺孺子

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踟躕蹠足而不以為弊也俗

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肯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

唇竭聲而不舍也

蹲蹲然若將可獲

見上

耿介過人

劉義慶世說孫休好射雉

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日雖為小物

斲梓

染絲

劉勰文心雕龍才有天資學慎始習功在初化器成絲定難可翻移

肌豐力沈

劉勰文心雕龍夫翬翟備色翺翯百步也而本采為

本采為

地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賦頌歌詩則羽

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

於覈要歲銘碑誅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艷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

春葩

舍日似笑秋葉泣露如泣

劉晝新論陽氣主生物所樂也陰氣主殺物所憾也故

雕不增文磨不加瑩

酈道元水經注文士傳曰文帝之在

東宮也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后拜坐坐者咸伏唯劉楨  
平仰觀之太祖以為不敬送徒隸簿後太祖乘步牽車  
乘城降觀簿作諸徒咸敬而楨樞坐磨石不動太祖曰  
此非劉楨邪石如何性楨曰石出荆山懸岩之下外炳  
五色之章內秉堅貞之志一之——之——至  
稟氣貞正稟性自然太祖曰名豈虛哉復為文學  
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宋祁筆記予謂老子道德篇為元言之祖屈宋離騷  
為詞賦之祖司馬遷史記為記傳之祖後人矣  
為之如——  
野客叢書今人喻事之  
難濟有老——之說

鵝頭白王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全書同卷  
對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膳錄監生臣秦長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劉源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三百三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七

言語部三

品藻上



管子施伯謂魯侯曰管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

也將欲一夫管仲民之父母千萬人之上晏子燕萬

齊千里之塗也氓子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說君子細

人晏子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

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也相三

君而善不通下  
晏子一也  
直稱之士正在本朝  
晏子晏子晏子使於晉

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

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蹇然曰諸侯之交紹而

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

焉平公蹇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

不肖一也軫方轂圓一子華子夫子一而一人之

準繩一子華子仲尼也國之雋老一子華子昔先大夫隨武子

一也命善命惡一尹文子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

也一命善命惡一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一者也

頑嚚凶愚逢衣徒一列子丈人曰汝一也亦何知堅

一者也一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堅

白之昧終一莊子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

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

白之昧終一莊子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

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

白之昧終一莊子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

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



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存乎蓬艾  
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

之間莊子夫三子者猶一畸人莊子曰畸人者畸

于人而侔于天注向之所風波之民莊子若夫人者非  
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

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  
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

之人哉我謂枯槁不舍莊子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  
之

也博大真人莊子關尹老聃乎稠適上遂莊子其於本  
夫

深閔而肆其於宗也么麼俊雄鵲冠子無道之君任用  
可謂一而一矣

君任用一蚤虱之細韓非子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  
動即明白

吾已見孔子則視子

革車千乘不如燭過一言

韓非子趙簡子

曰與吾得之也

通士公士直士慤士

荀子有

有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不下比以

謂公士矣身之所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

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

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

所獨甚若是則以分異人為高荀子忍情性綦谿利跂

可謂慤士矣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

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鱗也倜然無所歸

宿荀子終日言成文典及劓察之則其言之成理足以

欺惑愚衆是怪說琦辯荀子不法先生不是禮義而好  
慎到田駢也治一一玩一一甚察而不惠辨

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網紀然而其持之斂  
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

然聖王之王文章

荀子若夫總方畧齊言行壹統類而羣  
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

順與窻之間簞席之上一一一一一一具焉佛然平  
世之俗起焉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

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  
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况乎諸侯莫不願

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上愚荀子若夫充虛之相施易  
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

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  
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俚指也不知無害為君子

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  
為治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而狂惑慙陋

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辟  
 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一  
 老身長子不知

惡

上見勁士

荀子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

篤厚君子

荀子

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  
 大儒之稽荀子其言有

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  
 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  
 獨立貴名

荀子通則一天下窮則一  
 禁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  
 仲尼子弓是也

雅儒

荀子故有俗人者有俗儒

溝脊

荀子志不免於曲

為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薰人之以已為修也  
 雅文辯

慧荀子所以說之者必將  
 千歲之信士荀子人無百歲

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  
自持者是乃一  
大忠次忠下忠荀子若

於成王也可謂一  
謂一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一  
上勇中勇

下勇荀子有一者有一者有一者  
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於亂世之君

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  
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

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  
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

是中勇也輕財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苟免不恤  
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  
國寶國

器國用國妖荀子口能言之身能行之  
言身能行之身能行之身不能行

身行惡一也口言善續然大夫荀子謂子家駒  
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

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功不  
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注續言  
補續君之過魁士名人呂氏春秋不疾學而能為  
不能興功用魁士名人呂氏春秋不疾學而能為  
暝士

呂氏春秋一未文錦練染醜登廟子產一也美而  
嘗照故未嘗見

不頻頻之黨甚於鸞斯楊子亦賊夫糧食而已矣如玉如

瑩爰變丹青楊子或問屈原智乎曰一書肆說鈴

楊子好書而不要諸仲尼一也佗則苓楊子老子之言  
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一也

耳及挺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吾牛羊用人楊

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一之雖隣不覿楊  
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蟻不腰臘也歟

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莊周  
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

少欲鄒衍自持

見

君子不妄

揚子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

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  
言之謂妄

多知為雜

揚子或曰淮南太史公者

其多知歟何其雜也曰雜乎雜人  
病以

聖人不雜

見蜀莊沈

冥揚子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  
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

何以加諸舉茲以梅不亦實乎吾珍莊也居難為  
也注莊遵字君平蜀人也晦迹不仕故曰沈冥

莊揚

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

揚子申韓險而無化鄒衍

迂而絕德絕力

揚子或問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  
不信以謨非絕德邪力秦悼武烏獲任鄙扛

鼎  
扞  
牛  
非

蛛蝥之靡

楊子或問要離非義者與不以家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

邪

忌實  
一  
一  
一  
一  
也

蕭規曹隨

楊子或問蕭曹曰  
也也也也

斬人  
子楊

焉可謂之義也

或問叔孫通  
曰一一也

虎哉虎哉角而翼

揚子或問酷吏曰也

貨

殖蚊

楊子或問

不純師不純表

楊子世稱東方生之盛  
也言一一行一一

古之膚使

王揚子張  
命雖

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  
其猶劣諸注庸美也

應

諧不窮正諫穢德

楊子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  
應諧似優不窮

直似  
穢哲  
德正  
似諫  
隱似

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楊子或問子蜀人也  
請人曰有李仲元者

人也其為人也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魚質龍文曰是夷惠之徒歟

曰是夷惠之徒歟曰



抱朴子———似是而  
非遭水而喜見獺即悲  
七制之主可以即戎

文中子曰

———其人———矣  
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

是諸葛無死禮樂有興———  
文中子曰其———亮而動權靜至

文中子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善藏其用———  
文中子曰其———其顏氏之流乎

曰仁哉樂毅———天之直人———  
知哉太初善發其蘊

也微也遂凝也挺若荀史陸文———  
並行於時有用捨焉

皆思過多可少怪———  
文中子曰達人哉山閉關人

伶何人也子曰顏冉之器———  
文中子曰薛收遊於館陶適與

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  
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  
三才九

疇屬布衣

上見幹輔

文中子或問韋孝寬子曰

簡敬

文中子或

問謝安子曰久矣於其道鍾美於是

文中子薛公曰王氏有祖父焉

有子孫焉雖然矣久矣於其道鍾美於是

真漢相

文中子子謂魏

畧達時令

樂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

國語公使趙衰為卿辭曰

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

人傑

史記高祖紀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

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

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  
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  
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

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幄之中

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饌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

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一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重厚少文

史記高祖紀呂后問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

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一

閔賢博物

史記吳太伯世家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鳴乎又何其一一一君

子真將軍

史記趙世家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

也簡子召子母卹至子卿起曰此一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

猶龍

史記老子傳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

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老子隱君

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一邪

子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

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慘礪少恩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贊太史公曰韓子烈丈夫史記伍

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一韓子烈丈夫子胥傳

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以貌取人

邪故隱忍就功名非一一孰能致此哉

失之子羽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吾以言傾危之

士史記張儀傳贊太史公曰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

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

其衡道要之此兩史記樗里子傳樗里子滑稽  
人真哉智囊史記樗里子傳樗里子滑稽

多智見上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史記孟荀列傳騶衍

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佳公子史記平原

君傳贊平原君翩翩濁世為燕尾生史記鄒陽傳蘇秦

秀才史記賈生傳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

其下甚幸愛國士無雙史記淮陰侯傳何曰諸將易握

齟史記酈生食其傳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

大度之言酈生木偶人衣綺繡史記任安傳趙禹曰吾

乃深自藏匿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

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  
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  
也今徒取富人子之耳將奈之何國器史記韓長孺傳  
如一一一一一一一之一一一耳將奈之何國器史記韓長孺傳

畧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  
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邳他皆天下

名士士亦以此稱慕才氣天下無雙史記李將軍傳  
之唯天子以為一一一才氣天下無雙史記李將軍傳

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一一一  
一一自負其能數與北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

太守蒼鷹史記邳都傳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  
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

號曰冠狗漢書五行志賀為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  
冠而無尾此服妖亦犬馮也賀以問郎中令

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一一也注師古曰道人  
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道人

漢書五行志——始去千里駒漢書楚元王交傳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

畧少時數言事召見甘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漢書景十三王傳贊

泉宮武帝謂之——是非頗謬於聖人漢書司馬遷傳

河間獻王近之矣——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

隱惡故謂之實錄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

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良史之材上小雅巷伯之

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倫見口諧倡辯漢書東方朔傳贊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

揚雄亦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  
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詆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  
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  
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  
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詆諧逢占射  
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言不  
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純師行不純德

見上

詆達多端

見上

依隱玩世

見上

滑稽之雄

見近古之逸民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自園公綺里季

夏黃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

嘗任然其風聲足以激

伯夷之廉史魚之直

漢書貢禹

貪厲俗

也

有

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

守經據古

耆艾魁壘之士

漢書鮑宣



傳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一一一一一論議鄒魯  
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

大儒

漢書韋賢傳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

天士

漢書

李尋傳拔擢

一任以大職

國之司直

漢書蓋寬饒傳贊蓋寬饒為司

注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

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一一一一無以加也

節亞翁歸

漢書何並傳贊何並

士之高致

漢書蕭望之傳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

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

好節士

漢書蕭望之傳令太

誠

一一一一也按朋鄭朋常急發執金吾車騎

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  
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一一一勸望

之自儒宗

漢書蕭望之傳贊望之堂堂折而不撓

近古

社稷臣

見上

心如金石

後漢書王常傳帝於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

漢室是日遷常為漢忠將軍

有宰相器

後漢書寇恂傳恂經明行修名重朝

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

有折衝千里之威

後漢書賈復傳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鄆尉先武曰賈

督方任以職勿以擅除此太僕之室

後漢書祭彤傳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

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太僕吾之禦侮也

按彤時為太僕條侯穰苴之倫不

能過後漢書祭彤傳論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

人請符以立信蠻貊數級於郊下至乃臥鼓邊亭滅武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

節剛方動用安重

見上

大才晚成

後漢書馬援傳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

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

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按况援兄

井底

蛙

後漢書馬援傳謂囂曰子陽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元精所生王之佐

臣

後漢書郎顗傳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皎日忠貞之操好是正

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

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

韓棱楚龍

淵邳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

後漢書韓棱傳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

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

時論者為之說以棱淵深有謀故得龍淵

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

海內奇士

後漢書臧洪傳

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救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倡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一一才畧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宋氏傳即引洪與語大異之

帝嘗問以通博之士因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楚國

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後漢書宣秉傳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畧苛細百僚敬之秉

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崇曰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即賜布帛帳帷什物崇

英逸偉

後漢書蔡邕傳方今聖上寬明荀君清識難尚輔弼賢知一一一一一一不墜於地

鍾君至德可師

後漢書鍾皓傳時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嘗歎曰

士之模楷國之楨幹

後漢書盧植傳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

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也

一日千里

後漢書王允傳同郡

學為儒宗

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

幹國之器

後漢書岑暉傳暉有高才郭林宗朱

王生

王佐才也

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

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

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

後漢書劉儒傳

陽稱其有

郭林宗嘗謂儒

隱不違親貞不絕俗

後漢書郭太傳或問汝南

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月旦評

後漢

書許劭傳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

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

霜

後漢書孔融傳論懷懷焉鵠鵠焉其與

才兼四科行包九德

後漢書謝夷吾傳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

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特奇偉秀出

仁足濟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魏志武帝紀注

知周萬物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孫盛異同雜語

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噓枯吹

子將曰子

生魏志武帝紀注張璠漢紀孔冠世之懿魏志武帝紀

公緒能清談高論

稱袁遺有儒林丈人公贊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

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

堂並屬文論名秀為

有名龍翰鳳翼國之重寶魏志邴原傳崔琰為東曹掾

號記讓曰徵士邴原議郎張範

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  
事所謂

人為一龍

魏志華歆傳注魏畧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一龍

頭原為龍腹

寧為龍尾

裴樂優劣記魏志陳思王植傳注荀綽冀州

並為後出之俊準與裴願樂廣友善遣往見之願性弘  
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小減廣性清

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子許少欲  
精出準歎曰二兒之優劣即一之也

文生多情

魏志衛臻傳注郭林宗傳曰臻父茲弱冠與同郡園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

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嘗呵減價乃取林宗曰一  
一一一一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

穢貨見損茲以烈節  
垂名按子許茲字

一時雄兒

魏志鄧艾傳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

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也與某相值故窮耳天下英

雄唯使君與操耳蜀志劉先主傳曹公從容謂先主曰

徒不足數也先臥龍蜀志諸葛亮傳先主屯新野徐庶主方食失匕箸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

孔明者一也將伏龍鳳雛蜀志諸葛亮傳注襄陽記軍豈願見之乎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

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管間自有一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蕭亞匹蜀志諸葛亮傳亮之器能絕倫逸羣蜀志關羽傳羽聞馬

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

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南州冠冕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



蜀志龐統傳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  
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

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一士之一由是漸顯非百里才蜀志

龐統傳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  
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一一一一也使處治

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國之元  
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寶蜀志秦宓傳注劉焉表薦任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  
揆其器量一一一一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

廊廟器蜀志許靖傳評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  
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

為大較一歎述不去口實蜀志黃權傳宣王與諸葛亮  
一一也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

一一足下挾張蜀志鄧芝傳孫權與諸葛亮書曰丁左  
一一一一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鄧芝注

揆音夷念反或作豔蓋筆妙舌妙刀妙吳志吳主傳注謂丁宏之言多浮豔也

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皆嘿然莫與為對咸言其

皆過絕於人生子當如孫仲謀吳志吳主傳注曹公出

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見

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宗室顏淵吳志宗

孫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彊記蜀之揚雄今之仲

舒吳志闕澤傳注虞翻稱澤曰闕生矯傑蓋東南之

美非徒竹箭吳志虞翻傳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

之治易乃知  
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  
當

今無輩

吳志張溫傳溫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  
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

與全琮

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溫  
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

竦權改

是我輩人

晉書石苞傳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  
容加禮縣允謂苞曰卿

朝廷何欲

今日顏子

晉書羊祜傳太原郭奕見  
小縣乎之曰此一之也

子奇甘

羅之儔

晉書裴秀傳度遼將軍母邱儉薦秀於大將軍  
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元靜守真性入道

奧博學強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  
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

顏冉游夏之美兼包

顏若武庫五兵縱橫

晉書裴頠傳弘  
雅有遠識博學

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杜乂膚清叔寶

神清晉書衛玠傳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

又云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雅素佳士晉書譙剛王遜傳

其為有識者所重若此承行達武昌釋戎

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一割乎

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鈇刀豈不能一割乎

按承譙剛人之領袖晉書魏舒傳文帝深器重之每朝

王遜子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一

也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嘗謂人曰吾與劉穎川

兄弟語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

勝晉書唐彬傳奉使詣相府計事於時僚佐皆當世英

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為掾屬帝以問其

參軍孔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歛板而稱曰彬之為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

一因辟彬超然元著晉書王戎傳朝賢嘗上已禊洛或為鎡曹屬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

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往行衰衰可璞玉渾金晉書

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一一一王戎

傳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一一一人皆欽其實

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

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欽其實莫名其器見瑤

於用短陳道寧綴綴如束長竿上

林瓊樹風塵表物上用長用短上綴綴如束長竿上當

從古人中求晉書王衍傳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一一一耳

口中雌黃晉書王衍傳妙善元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

更世號一  
一  
一  
一  
朝野如珠玉在瓦石間  
晉書王衍傳

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

望希心元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

中  
一  
一  
一  
一  
一  
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

壁立千仞其為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見神峰太雋  
晉書

人所尚如此

王澄

傳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

庾敳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

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  
一  
一  
一  
衍曰誠不如卿

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

有言輒云已經平  
落落穆穆  
見已經平子  
見人之水鏡

子矣按平子澄字

上

晉書樂廣傳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

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

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若披雲

一  
一  
一  
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霧而覩青天

上見

森森如千丈松

中晉書和嶠傳太傅從事

郎庾敳見而歎曰嶠

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雖礫石多節

大厦棟梁

上有

孫孟之風

嚴鄭之操

晉書李重傳沈為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為利行不要名絕迹窮

山縕韜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遜逸之節行成名立

縕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

沈原霍原萬物不能移

晉書阮咸傳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

之職必絕於時

兼有諸人之美

晉書阮裕傳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

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韻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

一邱一壑自謂過之

見晉書謝鯤傳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

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木屑霏霏書晉

百僚準則鯤不如亮  
胡母輔之傳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兗州八

伯為晉書羊曼傳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郝鑒

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委伯而四伯

曼為黯伯凡八人號  
晉書羊聃傳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  
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

為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為滑八達晉書光逸

伯而聃以狼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八達傳尋以世

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

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

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

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



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  
按逸字孟祖輔之胡母輔之——  
懸河瀉水晉書郭象傳能清言太尉

王衍每云聽象語如——  
靈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晉書陸機傳賓

禮名賢而張公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  
之傑彼二君子皆——  
伐吳之役

利獲二俊晉書陸機傳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

——  
若非龍駒當是鳳雛晉書陸雲傳幼時吳尚書廣

——  
在乎四五之間晉書陸喜傳有較論格品篇

——  
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  
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沈默其體

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  
元靜守約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

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  
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慎不為

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  
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

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百代文宗晉書  
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啓寐矣

傳唐太宗制遠超枚馬高躡連壁晉書夏侯湛傳幼有

王劉一制遠超枚馬高躡連壁盛才文章宏富善構

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晉

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一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書

孫楚傳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  
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為之乃

狀楚曰一詠一吟許將北面晉書孫綽傳沙門

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吏非吏隱非隱

矣按許謂許詢

晉書孫綽傳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一  
道

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  
嘗問彥陸喜陸

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  
廊廟之才非簡札之

用晉書索綝傳綝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綝  
清

靜比揚子雲默識擬張安世  
晉書成公簡傳性朴素不

其志者默識通人張茂先每言  
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晉書王導傳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  
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

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  
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

顗曰

勞似孔明

晉書陶侃傳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

諸人不道韻平淡

晉書郝鑒傳彥輔一得一得而親疏按彥

輔樂

南金

晉書顧榮傳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

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畧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

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

玉其質

上見

荒萊特苗鹵田善秀

晉書楊方傳恢嘗遣方

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

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耶聞處舊黨之中

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

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

豐壤必成嘉穀按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

必無朗晉書桓彝傳嘗過興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

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

矣亮問所在彝曰海岱清士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

舒有餘曰晉書王湛傳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

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

聞曰欲處我於渡江名臣皆出其下晉書王承傳承少

季孟之間乎有重譽而推誠接

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稱愛焉  
衛玠周顗庾亮之徒  
中興第一

一見無官官事無事  
心晉書劉惔傳孫綽為之謀云  
居官處事

一之  
一人名言  
勃率為理窟  
晉書張憑傳舉孝廉負其才  
以為必參時彥初欲詣惔鄉

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  
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

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  
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

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公才公望  
召與語歎曰張憑  
晉書

虞駿傳王導嘗謂駿曰孔愉有  
望丁潭有  
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  
諂道佞佛

晉書何充傳于時郝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正  
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郝  
於二何  
於

字拔人

晉書蔡謨傳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行以書示衆曰山

子以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按克蔡謨父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按克蔡謨父

不謂問位

晉書蔡謨傳陳留時為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

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

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一一君侯一一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

有風俗果然然小未若長卿慢世晉書王徽之傳嘗夜與吏亦知如此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

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小者佳晉書王徽之傳嘗與兄曰一一一一也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

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一一一一客問其故安曰古人之辭寡以其少言

故知獲士一人有半晉書習鑿齒傳後以脚疾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素聞其名

與道安俱興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寔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

裁耳珪璋特達機警有鋒晉書顧和傳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

叩會之因謂同生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

美實為海內之俊按導王導山南有人晉書何琦傳桓溫嘗登琦縣界

山喟然歎曰此不徒東南之野鶴在鷄羣晉書嵇紹傳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

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立為顏回壽虔為游夏羅憲昂然如

為子貢晉書文立傳師事譙周門人以寒素之死



病榮達之嘉名

晉書王沈傳空器者以泓噌為雅量璆

超曠倭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為高亮韞

難入為凝清拉答者有沈重之譽嗟閃者得清勦之聲

湘中琳瑯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一之

才絕畫絕癡絕有三絕一傳俗傳愷之不言

而四時之氣備晉書褚裒傳謝安亦雅重之恒孫仲謀

晉宣王流亞有晉書桓溫傳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

眼如紫石稜鬚作蜩毛也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

固

晉書殷仲文傳仲文善屬文為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

而見書

少也 隨陸無武絳灌無文

晉書劉元海載記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

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

書傳常鄙

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

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姿宇神調英雄之魁

晉書劉曜載記岳從容謂

曜曰劉生

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

吾門標秀

微風搖之者

晉書慕容皝載記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煢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

而奇之曰此兒非惟

魏之陳徐晉之潘陸

之乃佐時之良器也

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若爾桓為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為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西方英雋上見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

晉書馮跋載記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令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

藻始奇之曰吾——何識子之晚也按素弗馮跋弟紅紫成章丘陵生

韻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

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

草類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於今日荒  
俛仰則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七